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津里察衛保

瓦西里耶夫兄弟著
杜 厦譯



中華書局出版

8656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版

電影劇本叢書

保衛察里津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

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譯者 杜 夏

原書名 Оборона Царичина

原作者 Братья Васильевы

原出版者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原出版年月 一九五〇年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總管理處：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分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各地分公司

(五二·滬型·三二開·一〇〇頁)

總目編號(15652) 印數(滬)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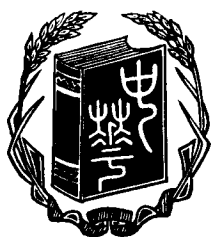
¥8700

* 有著作權 · 不得翻印 *

本書內容提要

十月革命勝利後，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即遭受到反革命勢力與外國干涉軍的夾攻，加上地主富農不肯交出糧食，使莫斯科、彼得堡……陷於飢饉。敵人就是企圖用封鎖和飢饉來困死蘇維埃。

當時察里津是南方狹窄的走廊的入口，聯繫着全國中樞與糧食、原料、石油……出產物的地區。所以，保住察里津，就是勝利的關鍵。敵人明白這一點，而且他們還佔絕對優勢——察里津東南、西南正處在頑強的哥薩克部隊鉗形包圍中；而蘇維埃政權內部却還暗藏着敵人。所以察里津的保衛戰如果不是在英明的領導下來進行驚人的堅韌、勇敢而沉着戰鬥，勝利是不可想像的。這劇本告訴我們，斯大林同志體現了黨和列寧的意志，與伏羅希洛夫將軍會師，領導着紅軍戰士和工人們如何與敵人作英勇鬥爭而扭轉了察里津的危急局勢，確保了蘇維埃的勝利。



15652

700300元

865(2)
1016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保衛察里津

(上集榮獲一九四二年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瓦西里耶夫兄弟著
杜 夏 譯



中華書局出版

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
與阿拉木圖中央藝術影片聯合製片廠
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根據此劇本(上集)製成影片

上集：伏羅希洛夫的進軍

一九一八年，反革命勢力與外國干涉者的軍隊企圖以鐵壁合圍戰術佔領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用封鎖和饑饉來困死她……祇有南方一條狹窄的走廊還能維持全國中樞與出產糧食、原料、煤炭和石油的地區的聯繫。英雄城察里津正在保衛着這條走廊的入口。

在頓河河岸峻峭的山崗脚下有一個很大的哥薩克村莊。

一個炎熱的春天傍晚。

村長的院子裏正在舉行哥薩克村民大會。

在人羣的中心，靠着未解纜的有篷馬車，有幾個穿着便服的人。

「講到地主，很清楚，我們這兒沒有地主。就是這樣。可是說起母雞來，那就不清楚了。」

「什麼母雞呢？」村長皺起眉頭來。

一個哥薩克馬上接住他的話：

「比方說，我的母雞跑進村長您的院子……會怎麼樣呢？」

村長皺着眉頭瞅了哥薩克一眼，可是沒有出聲。周圍的人嘲笑起來。

一個難看的小麻子哥薩克高興地叫道：

「不用說，別爾赤興，你見不到你的母雞了，白餵啦！」

「這……」別爾赤興又接着說。「可是話說回來，如果村長的母雞跑進我的院子，那時又怎麼樣？」

衆人喧嚷起來。

小麻子哥薩克甚至跳了起來：

「甬說也知道！……」

可是別爾赤興不讓他講完，自己就把衆人的吵聲不費力地壓下去了：

「那時我得把村長的那些母雞送回村長的大院裏，我照例要脫下帽子，恭恭敬敬地說：『對不起，伊凡·特洛費莫維奇，您的母雞錯走到我院裏了！』」

別爾赤興把軍帽從頭上扯下來，向村長鞠了一個大躬。

「這兒不是你要把戲的地方，這是哥薩克大會呢！」村長冒火了。

「算了吧，別爾赤興，別再裝傻啦！」

「啐！」

別爾赤興眨了眨眼：

「關於母雞的事只是一段開場白……往下才是正文呢！」他伸了伸腰，正了正肩膀，正經地、一字一板地向着靜聽的衆人講了起來：「話說一千九百一十年，瑪爾丁·別爾赤興要給沙皇去當兵。當然那位別爾赤興要按照哥薩克規矩辦事的，當兵的要帶上馬匹馬刀、靴子軍帽、尖錐槍矛、背囊藥包、等等全套，根據軍令七十六樣，件件不能缺少……可是那位別爾赤興的本錢祇够買一把錐子！多虧村長老爺伊凡·特洛費莫維奇上尉大人搭救了他的村民：『喂，別爾赤興，給你四百盧布，等你還鄉的時候，給我幹

點零活好啦。』於是我就在村長家裏幹了三年零活。可是還得幹上五年！」別爾赤興猛然轉向新來的人們，用懷着希望的腔調問道：「怎麼樣，朋友同志們，我欠的這筆賬能不能算作沙皇欠下的賬呢？」

院子裏靜得微風不動……

哥薩克們一齊轉向新來的穿便服的人們，呆呆地站着，彷彿期待着他們當中不管是誰，就是那個戴着骯髒便帽的尖臉小伙子也好，肯馬上對他們講一句話，使他們哥薩克的生活來個大翻身似的。

尖臉小伙子 and 同志們交換了一下眼光，爽朗地笑了一陣後，才點了點頭：

「可以算作沙皇欠下的賬。」

「那麼該勾掉啦？」別爾赤興向他走近一步。

「該勾掉！」小伙子斷然地揮了一下手。

別爾赤興用力的吞了一口氣，完全孩子氣地啐了一聲：

「啐……這種政府才完全合我的意。好吧，我和你們一起……」

「可是糧食的事呢，別爾赤興同志？」小伙子擠了擠眼睛，「您肯繳嗎？或者怎

的？」

哥薩克們互相瞅了一下，好奇地端詳着別爾赤興。一個鼻音很重的小老頭逗趣地說：

「這……這才是自討苦吃呢……」

小麻子哥薩克同情地叫道：

「你要他出很多糧嗎？」

新來的尖臉小伙子踏上馬車的踏腳板：

「老鄉們，莫斯科和彼得堡正在挨餓。還有，德國人到了跟前。傳說他們佔領了阿列克山得洛夫斯卡亞。如果你們不給我們糧食，他們會把你們的倉底全部掃光的！」

別爾赤興斷然地幌着腦袋：

「我有兩袋麥子。」

他剛說了個頭，一個站在柵欄附近的女人堆裏的乾瘦的小老太婆把他打斷了。

「胡說，別爾赤興！真是愛吹牛！說實話，一袋半也收集不起來。」

「少說吧，媽！」別爾赤興轉向着她。「能收集多少以後咱們再談，現在我獻給莫

斯科一袋。」

一直沉默到現在的村長，惡狠狠地冷笑一聲：

「好吧，這一下莫斯科就吃飽了。剛巧正够吃飽！」

衆人哄笑起來。

別爾赤興聳着肩膀：

「當然，一袋麥子對於莫斯科等於給大象一隻梨，」他提高嗓子。「可是假若還到別處好好地找一找……」

「還到哪兒去找呢？……」村長皺着眉頭。

別爾赤興狡猾地丟了個眼色。

「我們馬上就商量一下，」他向村長點了點頭，手一揮，抽出明晃晃的馬刀來。村長往旁邊一閃。可是別爾赤興却小心地把耳朵俯在刀柄上，似乎在傾聽什麼。

「有了，有了！」他面向衆人喊叫着。「村長大人家裏藏着五百普特[●]。在哪兒？」他又把馬刀舉到耳邊。「在牧場的小房那裏！」

● 每普特約合三十三市斤。——譯者

「妙呵！」小麻子哥薩克尖叫着，點着腦袋，斜瞅着站在村長旁邊的留着山羊鬍子的鼻音很重的小老頭，悄悄地加了一句：「對着呢，葉夫塞·浮米其·科得舍夫也有三百來普特，或許還多些呢。」

「伏列剛，大聲些說！」別爾赤興把他往前一推。「新來的同志們想聽聽呢！」村長惡狠狠地盯了別爾赤興一眼：

「哼，瞧吧，別爾赤興，你小心吧！你以為不會把你剝成肉醬啦！」

「你既然自尋死路，那就對不起了！」緊靠村長週圍的老人們中間有個肥胖的大鬍子哥薩克恫嚇着說。

別爾赤興挺直身子望了大鬍子一眼，舉起馬刀來：

「公民們，我只誠懇地請求你們，要末就把我殺死；否則誰要是打不中我，沒有把我殺死……那我可就要追上他，攔腰一刀把他劈成兩截。因為我懂得巴克拉諾夫的刀法。」馬刀颯地一聲在空中劃了個圓弧，在夕陽的餘暉中耀眼地閃了一下。

夜色籠罩着村莊。靠近村頭的一所小房子，一小羣步行的哥薩克圍繞着幾個騎馬的

人。

騎馬的人裏有一個從馬上屈了一下身體（這是村長），悄悄問道：

「那些城裏來的人宿在哪兒呢？」

在大會上恫嚇過別爾赤興的那個肥胖的大鬍子哥薩克輕輕地答道：

「宿在小麻子伏列剛家裏。」

村長伸起身子踏緊馬鐙，把馬抽了一鞭子。隨從騎着馬在他後面飛奔。兩人一同消失在村外了。

小房裏面半明半暗。供燈在神龕前面冒着烟。在寬大的「全家睡的」床上，別爾赤興正在手脚攤開地睡着。

寂靜。突然間警鐘響起來。村中教堂的鐘聲愈來愈急，愈來愈響了。

別爾赤興搓了搓眼睛，在床上坐了起來。

鐘聲不停地響着。槍聲……小麻子伏列剛手裏握着鐘繩，慢慢地倒在鐘樓的石頭地上。鐘最後地響了一聲便啞靜了。

別爾赤興剛穿好長統靴，房門砰地一聲大開了。母親從門口向他撲來：

「乖孩子……好兒子……快點逃走吧！王八旦們行兇啦！徵糧食的人全被殺光了……好孩子，快點逃走吧！我已經備好了馬。」

別爾赤興迅速地移開一條地板，從祕密地方拿出一枝步槍來，裝上子彈，跑到門口。母親跟了上去。

村外的小屋。夜色中顯出一些騎馬的人的輪廓。

領導着這枝不大的馬隊的人是村長伊凡·特洛費莫維奇上尉。

在別爾赤興家門口的台階下，站着一匹備好了的馬，眼巴巴地斜望着主人。

別爾赤興推開纏着他的母親，下了台階向小木柵門跑去。他剛開了門，母親就趕上了他，又把他的袖子抓住了。

別爾赤興軋地一聲把小木柵門關上，把槍往身上一揸，輕輕地抱起母親來，跑到馬

跟前：

「媽，坐在我後面！你不能留在這兒！」

老太婆搖着雙手：

「我們倆會被一塊捉住的！再說，你叫我棄了自己的家業到哪兒去呢？快跑，乖孩子，快點！他們從我老太婆手裏得不到什麼的。他們要我有什麼用？呀，你這死東西，快些跑，別叫媽媽心痛啦！」

她抓起一條樹枝來，拼命地抽了一下馬屁股。

馬猛地跳了起來穿躍過籬笆，把騎馬的人帶到黑暗的草原裏去了。

雙手緊握着樹枝的母親，站在台階下，望着漸漸消逝的兒子的後影。

她突然看到一羣鬧嚷嚷的人從廣寬的平原上走過來，趕緊躲藏到門後……

月光照耀着草原。望不盡的平坦大道像一條白色的寬帶一樣鋪在地上。忠實的戰馬載着別爾赤興在飛馳着。

別爾赤興的家門被打開了。一個高大的哥薩克拖曳着別爾赤興的母親走到門口。她的眼睛閉着，四肢無力地在台階上被拖拉着。

哥薩克把老太婆拖到上尉腳跟前，無可奈何地張着手：

「她不吭聲。我已經輕輕地教訓了她一頓。還不吭聲，真沒辦法。」

一個留着一束頭髮的下士會意地點了點頭：

「大家都知道，別爾赤興一家和石頭一樣，就用棒子敲頭也敲不出聲的。」

村長疑問地望着下士，下士聳了聳肩膀：

「各處道口都派了馬隊。但這種鬼東西，難道能捉得着他嗎？」

「哼，你們別想捉得着他吧！瑪爾丁·別爾赤興並不是那樣的哥薩克！」老太婆插進嘴來。她甦醒過來，使勁地用臂肘支起身子。「原來你們這樣對待一個老婆子。你們這些土匪強盜呵！」老太婆呻吟着翻了個身，把扯爛了的衣服的碎片扔掉，突然惡狠狠地加快了速度講下去：「這裏還沒有打着呢！這裏還沒有打着呢！這裏還沒有打着呢！可是總歸一句話：別爾赤興要回來算賬的。那時讓神甫給你們念經超度吧！」

哥薩克們不禁向後退了一步。迷信的下士偷偷劃了個十字。老太婆顯然沒有勁了，